

阅 读

可爱的先生

□社会玲(宁夏银川)

只读汪曾祺的小说,你肯定是感觉不到他身上的士大夫气息的。但你若读了他的散文,再读了他写给同学亲友的书信,就不得不由衷地笑着承认,先生的确是当得起“士大夫”这一称呼的。其人可隐可仕,可退可进,宠辱不惊,豁达散淡,白发童心。琴棋书画,多才多艺,可上台为作家授课,也可下厨为家人做饭。

读先生的书信,常会想到古人那些有名的书法帖子,《奉橘帖》《肚痛贴》《鸭头丸帖》《韭花帖》等。也会想起苏轼,那个又会做官又会作词又会吃喝的大文人来。

先生给好友朱德熙写信,对朱先生寄给他的杂志《文物》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。杂志上有朱先生的一篇发言。汪先生说,“贡付簋二盛印副”的“付”,我觉得可能是扁矮的竹器,即“籒”。黄山谷与人贴云“青州枣一籒”(见《故宫周刊》某期)。今上海人犹云水果一小簋曰“一籒”。——为了一个字的意思,先生举了诸多例子佐证还不罢休,末了还请朱先生再去“问问伯母和别的老上海看”。其治学之严谨可见一斑。

有意思的是,他还在信里教朱先生做菜。什么油条切段,塞入拌了榨菜和葱的肉末回炸……极有味;木耳菜煮汤,极滑,似南方的冬苋菜。还有一道西菜“金必度汤”,配料是哪几样菜,要怎么切,怎么煮开,加牛奶,加味精……如有奶油,味道更为丰腴等等。他还告诉朱先生一件事,儿子汪郁买了三只活鸡,无人敢宰,只好他亲自动手。“生平杀活物,此是第一次。”且自夸,“我

三个月来每天做一顿饭,手艺遂见长进,何时有空,你来喝一次酒。”

想朱先生了,他写,“西四近来常常有杀好的鳊鱼卖。你什么时候来,我给你炒个鳊鱼糊吃。但怕有鳊鱼,你不得空;你有空,鳊鱼又买不着!”汪先生的美食,不仅家里人经常享用,外地的一些作家朋友也都吃过。汪先生在自己的散文里曾说过一句话,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。只有心里装着善和爱的人才如此待人吧。

有一封信里,他告诉朱先生,因为单位停电干不成活儿了,他难得偷空回了一趟家,老伴儿上夜班去了,女儿洗澡去了。“一个人炒了二三十个白果,喝了多半斤黄酒,读了一本妙书。”然后就开始讲他所谓的“妙书”,即赵元任的著作《国语罗马字对话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平语调的研究》——妈呀,光读这题目都得费半天劲,读完也不解其意。老头儿直赞这本书比赵元任翻译的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还要“好玩”。强烈建议朱先生一定要看看。由此大概又想起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光景,想起朱自清、闻一多、沈从文、金岳霖、吴宓等诸多老师来,感慨道,“那时候,那样的人,做学问,好像都很快乐,那么有生机,那么富于幽默感,怎么现在你们反倒没有了呢?”……正写着,突然止笔了,因为“听见脚步声,女儿已经回来了,就此打住!”——他要给女儿做饭去了。

哈,可敬的可亲的可爱的先生啊!



春之趣。摄影 精靈

时 光

青藤记

□沈亚(江苏泰州)

老屋外墙上,那株爬山虎又绿了。新抽出嫩芽的青藤,就像孩童蹣跚的足尖,在斑驳的砖缝间游走。母亲说,爬山虎的藤蔓,很像我幼时的脾性,走路时,总爱贴着墙根儿,说话声比檐角的风铃还轻。

那学期,我被推荐参加市里的数学竞赛。报名表在抽屉里躺了三天,纸角被揉得卷起了毛边。我心里忐忑不安。窗外的爬山虎正在疯长,绿浪沿着玻璃窗翻涌。我盯着歪歪扭扭的解题步骤发怔,总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参加竞赛?教室里的粉笔灰在阳光里浮沉,公式与定理化作墙面爬山虎的青藤,缠绕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“要是害怕影子,就永远踩不到自己的脚印。”母亲说这话时,正把晾衣竿横架在窗台上,顺手将倒伏的爬山虎轻轻扶起。她的手指拂过藤蔓上褐色的吸盘:“你看它们,摔倒过多少回,才学会了抓紧墙面……”母亲的这番话,让我若有所思。

竞赛前夜,月光把习题册照得发亮,窗外忽然传来细微的响动。推开窗子,竟见爬山虎的青藤,已悄然攀过窗棂,新生的卷须,像婴儿攥紧的拳头。我突然想起来,生物课上学过:植物的生长素,总在背光面悄悄聚集。那一瞬间,我感觉心里安定了很多。

竞赛最后一道大题,恰是前夜反复演算的题型。笔尖悬在纸面时,我恍若看见爬山虎青藤的触须,正在试卷边缘游走。那些曾经模糊的公式,突然间就有了脉络,像藤蔓找到了着力点,顺着逻辑的砖缝蜿蜒而上。

竞赛成绩公布,我榜上有名。那天,班主任老师拍拍我的肩膀:“哎,你在解题时,听见爬山虎生长的声音了吧?”

相信自己的勇气,从来就不是凭空得来的。而是在无数个犹豫的瞬间,毅然选择做爬山虎的青藤,努力向上生长。

四 季

春之初,暖暖的

□枫叶(宁夏银川)

初春,一切都还留着冬的残影,然而,大地已春潮涌动,万物开启了复苏的模式。

春水初融,春林初盛,十里春风浩荡。

白杨树开始露出像处子一般健壮的肌肤,腰杆笔直挺拔,如箭一样的枝干直插天空。而此时,槐树还是无动于衷,一身沧桑的样子,落在槐树上的一群麻雀,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想必它们沉默了一个冬天,也要兴奋地表达一下对春天到来的欢喜之情吧!

春天的风,把阳光一片片地吹落在地上,落在冬季遗留的残叶上,跳跃着、闪烁着细碎的光。舒朗的风在树林里穿行,它们一树一树地沐浴在春光里,让人心也跟着明媚了起来。

小溪也刚刚睡醒,唱着欢快的歌。苏醒的湖水像块温润的碧玉。我喜欢站在湖边,看着湖水里的倒影,芦苇的,树木的,小拱桥的,还有云朵的。它们倒映在水中的倩影,水波儿泛着温柔的光,要比在岸上的原物好看得多。

而我最喜欢看湖边的芦苇,去年开的芦花,经历了一个冬天的风霜,仍是一脸笃定,洁白而素净,毛茸茸的芦花随风摇曳,它们日观天地晚看星辰,一副坚贞不屈的样子,着实令人敬佩。

柳树,婀娜的枝条在风中轻柔地摆动着,上面结满了米粒大小的细芽,像极了少女裙袂上鹅黄的流苏,让人不由想到“弱柳扶风”这个词。

还有那些含苞的树木,如桃树,杏树,梨树等,赶趟似的也将相继开放。尤其是桃,细小的

花苞,那一抹嫣红,像极了女子脸颊润开的胭脂,要多好看就有多好看。

刚钻出土的小草,鹅黄嫩绿,娇怯怯地眨着眼,打量着这个神奇的世界,恰似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新鲜和朦胧,只有绿意若有若无地晕染着刚刚睡醒的大地。

这时的鸟儿,沉寂了一个冬天,久别重逢的它们,欢呼雀跃,似乎也有说不完的话。有的鸟音婉转,有的清亮,有的缠绵。你听着,听着,忽然觉得心旷神怡,长出一片柔软的青苔,惬意极了!

低头,看见土里冒着星星点点的苜蓿芽,那隐隐约约的嫩绿,让我想起儿时,每到初春时节,我们一群小女孩,在房前屋后向阳的地儿转悠着,每年的老地方,先用锹刮去上面的覆土,就看见一丛丛细小的芽钻出地缝。那是舌尖上春天的味道,现在想起,也是回味那久违的乡愁啊!

渐渐地,地上的蚂蚁开始忙碌,小小轻盈的身子在搬运粮食,那些黄色缀满小黑点的瓢虫也在老屋的南墙上自由地爬行,或许,它们也是想晒晒太阳,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喜鹊在墙头上踱着方步,黑绸缎似的礼服,把它衬托得更加优雅绅士,老鸦则在天空书写着豪放的狂草,小狗在院子里撒着欢。

不远处,孩子们欢快的笑声,把阳光都震落在地上,多像一瓣一瓣的梨花坠落下来。世间最美的时光,莫过于春之初,人之初,是暖,是爱,是希望,是给世间万物最美的馈赠。